

1976年5月

14

星 期 五

外电报道毛主席会见李光耀总理等贵宾

【路透社北京五月十二日电】新加坡人士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在这里会见了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这是毛主席今年第五次接见一位外国来访者。

李光耀早些时候游览了紫禁城，参观了北京地下的防空洞。

新加坡人士说，他后来在宾馆继续同中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昨天的第一轮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

新华社后来报道，李光耀的夫人、女儿、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和财政部长韩瑞生也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说，毛主席“高兴地同新加坡贵宾们

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接着，这家通讯社说，这位主席同李光耀和他的外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总理华国锋和外交部长乔冠华会见时在座。

【路透社北京五月十二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发表这次会见的细节。

官方的新华社只是说，毛主席同李先生和他的夫人、女儿以及新加坡两位政府部长握了手。

新华社说，接着，他同李先生和他的外长拉贾拉南“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据新加坡人士说，在这次会见之后，李先生同华先生进行了第二轮会谈，这次会谈持续了约

两小时。

【法新社香港五月十二日电】新华社报道，毛泽东主席今天在北京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新华社说，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然后同李光耀和拉贾拉南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这家通讯社说，中国总理华国锋和外长乔冠华会见时在座。

【美联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今天在北京会见了李光耀总理和他的代表团成员。

新华社的广播说，会见时，毛主席高兴地同李光耀一行“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并且同李光耀总理、拉贾拉南外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美报文章《美对外政策常出现在东欧人脑海中》

说索南费尔特主义使东欧人深感忧虑

【本刊讯】美国《圣地亚哥联合报》五月二日刊登多恩伯格发自慕尼黑的报道，题为《“索南费尔特主义”：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出现在东欧人的脑海中》，摘要如下：

这些天来一个幽灵在东欧游荡。

尽管白宫和国务院否认，人们仍然担心所谓的“索南费尔特主义”，也许确实是美国对外政策目的的一种确切的反映。

正如整个东欧人所认为的，“索南费尔特主义”的要旨是：美国为了和平和它同苏联的融洽关系，将支持莫斯科为在东欧建立霸权而作的努力。

东欧人关心这样一种看法，即据说是索南费尔特讲的话大概是准确的。因此那些话使他们深感忧虑。

还不光是担心华盛顿听任莫斯科的霸权野心发展下去，更加使东欧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感觉，即美国从未了解过，而且现在也不了解东西方角逐的真正性质。

一位人士说：“如果索南费尔特确实说过而且认为俄国和东欧之间存在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那么我可以设想他没有读过这段历史。

俄国和保加利亚——是的，它们一向关系密切。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一些斯洛伐克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过亲密的关系。但是，波兰人和俄国人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相互为敌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向是倾向西方的。东德人是目前这个集团意外的附属物”。

据说，“索南费尔特主义”的目的之一是要减少苏联和其卫星国的冲突。一些东欧人坚持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证明华盛顿不

全了解这些冲突的性质。

他们指出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例子。

他们说，布拉格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挑战从来都不是属于地理政治学方面的。苏联人为了搞垮杜布切克政权而进行入侵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政权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而是因为在这个政权打算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确立一种较为民主的新型的共产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章进行具体的、彻底的修改。

如果这些得以采

纳，就可能成为其它党（包括俄国的党在内）的样板。

使东欧人迷惑不解的是，华盛顿并不认为这些党的崛起是对克里姆林宫的一种有效的潜在的挑战，而把它看成是对西方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种威胁。

使许多观察家同样不能理解的是，华盛顿全神贯注于西方自称的虚弱和莫斯科所谓的强大。他们说，一切迹象表明，苏联深深陷入它自己的事务之中，既要维护理论上的正统观念、又要对付经济上的效率不高和产品拙劣的现象，同时由于它对中国的恐惧病而力量渐渐削弱，因此它在两个超级大国中是较弱的

美政府人士说由于总统竞选的压力

福特推迟同苏签署限制核试验条约日期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政府人士今天说，由于在密执安即将举行的争取提名的预选的压力，福特总统推迟了同苏联签署一项重大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日期。

美国和苏联官员们曾确定星期四（十三日）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举行签署一项限制和平核爆炸的仪式。

然而，福特的顾问们使他确信，在距密执安的决胜性预选不到一周的时间同俄国人签署

一项条约，在政治上对总统将会造成损害。

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福特的主要对手，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攻击总统所谓的以缓和的名义把美国的力量交给俄国人。

当苏联外交部告诉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准备在星期四有“一个重要事件”时，出现了签署条约的形势。

当有人问到这则报道时，国务院发言人说，俄国人误解了这个情况。他们说，最后的

条约草案是由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草签的，并于星期二（十一日）在莫斯科把它送上飞机，预定到星期三上午才会到华盛顿。

这些官员说，这就使得福特在签字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这个文件。当有人问总统要多少时间才会有充分的了解，一位官员回答说，“噢，大约一周或十天。”当指出新日期正好在密执安预选以后时，其他人士承认了这次推迟的政治性质。

报日道报

《苏联要求汤加「提供船舶基地」》

说澳、新对此表示震惊，美国也紧张起来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十二日刊登一则发自雅加达的消息，题为《大洋洲报纸报道，苏联要求汤加“提供船舶基地”》，全文如下：

苏联曾向南太平洋的汤加王国要求“希望提供船舶基地”一事已经判明。它使邻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感到惊慌，认为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靠近”。美国也紧张起来，认为这“对新太平洋战略来说将成为一个巨大威胁”，据说准备最近将促请汤加国王改变主意。

澳大利亚的《悉尼星期日电讯报》十日揭发了苏联的“秘密活动”。内容是，最近访问过汤加的苏联驻新西兰大使向汤加提出，作为援建该王国希望的“国际机场”的交换条件，希望提供船舶基地。苏联驻新西兰使馆对这一报道也未予以否认。

苏联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基地是基地，但是是一个渔业基地”，可是，新西兰、澳大利亚根本就不相信这种说法。不仅如此，还谴责苏联舰队向印度洋的扩张，支持美军在迪戈加西亚岛建设基地，以显示“美澳新条约组织还健在”。这两个国家，对于不仅在印度洋，而且可能在近在咫尺的汤加建立苏联基地的这种情况，似已不能掩饰住内心的震惊。据说，新西兰很快就将组成以托尔博伊斯副总理为首的调查团，必要时还可能到汤加去查明情况，它还将同澳大利亚协商善后对策。

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大陆周围布满前哨基地，另方面准备以马利亚纳、夏威夷为中心巩固太平洋体制，即采取“新太平洋战略”。对它来说，苏联要求在汤加建立基地也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七十一艘海上舰艇和约百艘潜艇组成的苏联太平洋舰队，如果在太平洋的腹部确保补给基地，就将不再受冬季必须从西伯利亚出发的行动限制，同美方的舰对舰导弹处于劣势状态的情况联系起来，新太平洋战略本身就有彻底垮台的危险。据说，因此，美国也将决定迅速同汤加王国接触，抢在苏联之前建设机场。

【本刊讯】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五月十日刊登一条消息说：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小组将去汤加研究其港口和港口设施。

拉姆斯菲尔德的谈话《防务与国际环境》

说在核时代设法使美苏分歧得到合理解决是有意义的，但不应对可能获得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抱有幻想；达成协议的前提是保持实力

【美新处五月十二日电】下面这篇文章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近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摘要。文章的题目是《防务与国际环境》：

今天，人们对于防务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一些误解。我想具体谈两点。第一点误解是，缓和与强大的国防之间有矛盾。第二点误解是，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同保持国防稳定之间有矛盾。

谈到第一点误解，重要的是要对缓和的意义有确切的理解。在我们方面，缓和也是一种希望和试验。在现今的核武器时代，设法使我们同苏联的分歧得到合理的解决是有意义的。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的前提是保持实力。美国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即国防、威慑和为谋求使紧张局势可能得到某种松弛所作的努力——缓和之所以没有内在的矛盾，其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消除第二个误解，最好先考虑一下苏联军事能力的一些明显的趋势，然后再来判断增强美国的力量是否可

取。这些趋势是：

——在过去十年里，苏联的实际国防开支一直在不断增加。

——在同期，苏军人数增加了一百万人，从三百四十万人增加到四百四十万人。

——到一九七五年时，苏联的战略进攻力量也增加了：

洲际弹道导弹从二百二十四枚增加到一千六百枚；从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从二十九枚增加到七百三十枚；战略弹头和炸弹从四百五十枚增加到二千五百枚。

——这种增加的势头没有放慢的迹象。质量在继续提高，比如：

研制了四种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生产了一代新的弹道导弹潜水艇；精密度提高了，使其洲际弹道导弹的圆周误差概率可以大大降低；研制了装有大爆炸力弹头的大型分导多弹头导弹；研制了一种机动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苏联一般任务部队也大力扩展。一些重要的发展是：

师的数目从一百一十师增至一百六十八

师，坦克、大炮和装甲人员运输车都有增加；增加近两千架战术飞机并采用更先进的战斗攻击机。

——苏联海军力量的先进装备也有类似的增长，导弹火力增加了，核动力进攻潜艇增加了，舰队活动范围增加了，补充性支援增加了，而且建造了三艘小型航空母舰。

——苏联针对北约部署的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提高，苏联海军日益成为一支世界规模的海军……

当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威慑和国际稳定。我们确实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国承担了核威慑力量的重任，因此同苏联一起有责任限制核竞赛和维护稳定的力量对比。

战略核力量的基本目标有四个：

——拥有一支妥善保护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以便随时遏制对我们的城市和居民的袭击；

——提供更有控制和更有分寸的对付能力，以便遏制非全面性进攻；

——确保在目前和

未来同苏联保持基本上平衡，以便对战略核均势不致有误解或估计不足；

——在战略核竞赛方面保持稳定，不解除对方武力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设法在可能时达成公平的军备控制协议。

显然，美国并不是对遏制国际上所有骚乱都承担了责任的。美国的核力量也不能可靠地遏制美国所关注的一切突发事件。非核力量必须在许多方面承担主要遏制任务。为了克制地和现实地规划常规力量，我们谋求同我们盟国一起在两个主要地区、即西欧和东北亚保持实力和稳定。

即使我们和我们盟国拥有这些力量来完成这些任务——特别是对付对北约的大规模常规力量袭击，美国还得拥有必要的能力（现役和后备力量）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其他突发事件，例如可能在中东出现的突发事件。一支拥有这种能力和灵活性的常规力量结构将会加强威慑力量、增进稳定性和减少核战争的可能性。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军舰哗变事件——据说背景是“军纪松弛”》，摘要如下：

在波罗的海航行中的一艘苏联军舰上发生的乘员哗变事件，暴露出了苏联海军也存在弱点的事实。苏联海军正迅速成长为“海上政治力量”，值得注意。瑞典国防部五日证实了这次哗变的事实；但是，苏联政府保持着沉默，所以哗变的原因、内部关系不清楚。

最近，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等发表文章，重申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并且，谈到要重视海军干部教育等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人们根据这种情况强烈地认为，目前，在缓和与和平继续的时代，进入新老两代人交替的时期，军队内部的“松弛”现象已经成为苏联军队的重要问题。

据说，哗变是在去年十一月八日凌晨发生的；一艘有核装备的最新式反潜驱逐舰，七日晚在开往列宁格勒途中，二百五十名舰上人员在他们的政治军官的率领下举行了哗变。水兵们把舰长和军官关进舰舱，改变航线驶往瑞典。也有消息说，哗变的原因是，由于在安哥拉的战斗加剧，乘员的休假被取消了，于是他们进行了反对。

这艘引人注目的军舰，从它有核装备、乘员人数等来看，据认为是四千八百吨的“克里瓦克”级军舰，是超级现代化军舰，在苏联海军里也只有七、八艘。通常情况下，这种军舰的乘员是经过挑选的优秀分子。西方军事专家特别注意到，哗变是在这种尖子水兵集团中发生的。他们说，这个现象说明，纪律问题正在变得相当严重。

据说，不限于海军，而且在整个苏联军队中，特别以年轻人中心，各种各样的不满已经表现出来。日本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认为：“从在法国上了岸的水兵的话来判断，最下级的兵，薪俸也少。他们看到所访问的外国的生活之后，和自己的生活作比较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在海军里，这方面的不满就特别大。”

文日报

《苏联军舰哗变事件——背景是「军纪松弛」》

英报报道

《俄国轮船运送我们的邮件》

引起英防务首脑关注和担心
说苏联用大幅度减价办法抢英国商船公司的生意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五月五日报刊登平切尔的一篇独家报道，标题是《俄国轮船运送我们的邮件》，摘要如下：

据昨晚透露，邮政局同俄国的一家海运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运载英国来往于肯尼亚的海上邮件。

这项合同恰好是在一个英国代表团去莫斯科之前签订的。该代表团将去莫斯科抱怨克里姆林宫通过大幅度减价的办法，无情地企图使我们的商船公司停业。我了解，俄国人向邮政局提出的条件比任何英国公司提出的都便宜百分之三十。

到目前为止，在伦敦和蒙巴萨之间每年运送的三万包邮件是由英国一家海运公司运送的。

原因 出于政治动机，俄国人正在减价。由于他们的海员的工资和待遇极低，他们能经得起大幅度减价。

英国可以利用商船法使俄国人处于严重不利地位，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要这样做。看来，外交部显然不愿意得罪克里姆林宫，希望扩大去年威尔逊在莫斯科谈判达成的东西方贸易协议。

担心 人们日益担心苏联对英国同澳大利亚、远东以及非洲的贸易的冲击。

英国海运总理事会在刚刚发表的题为《英国商船旗对红旗》的小册子中揭露了大幅度减价的危险性。与此同时，共同市场各国正在讨论采取联合行动，保护它们的海运利益。

《苏联的卡车运输可能为间谍网提供物资》

说荷当局正在调查苏可能利用长途卡车运输业务在荷搞间谍活动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十七日刊登《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霍沃思发自阿姆斯特丹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的卡车运输可能为间谍网提供物资》，摘要如下：

目前，荷兰当局正在调查苏联可能利用长途卡车运输业务在荷兰进行间谍活动。

据说，根据国际条约不受通常的海关和警察检查的苏联卡车在这里是由红军情报机构的人员驾驶的。

人们怀疑他们正在把一批轻兵器（可能供如南马鲁古人这样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使用）和电子监听装置运进荷兰。人们认为，这样的货物是卡车驾驶员（他们总是在夜间行车）在预先安排好的接头地点交给潜伏特务的。

美国和西德安全专家提醒荷兰警察当局注意搞特务活动的可能性。荷兰警察发现，苏联的这些卡车中有的从边界到鹿特丹需要行驶三、四天。

上月，荷兰开始由海关、地方警察和安全部门采取协调的行动对在荷兰境内的这些卡车进行跟踪。他们密切地注视着这样的消息：在

【时事

社东京五月

十二日电】

题：苏联舰

艇在房总海面收集情报 防卫厅十二日公布，属于苏联海军的一艘情报收集舰，接近正在房总半岛南部约五十公里的海上进行反潜训练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搞收集情报的活动，约达七个半小时。

时事社报道

《苏联舰艇在房总海面收集情报》

苏联军舰也可以说是我国大门的东京湾的前面搞这种活动，这还是第一次。

被苏联海军的情报收集舰跟踪的护卫舰，是第四护卫队群的“照月”号和“浦波”号两艘，从十一日上午七点

带有该组织牌照的卡车在国际线路上行驶。

去年十二月，西德当局开始注意苏联卡车从东德到荷兰的通行。拍了约二十名驾驶员的照，认出他们是苏联情报人员和红军坦克师的军官。北约保安人士确信：由于荷兰在战争时期具有潜在的战略重要意义，因此荷兰是苏联情报机关关注的特别目标。众所周知，苏联对该国的南马鲁古人和其他有不满分子的移民很感兴趣。

半开始，到

下午三点钟

左右为止，

在大约七个

半小时的时间内，被苏联德聂伯级的渔船型情报收集舰（约五百吨）紧紧地跟踪。“照月”号等两艘舰艇担心被从旁收听通讯等，所以停止了预定持续到十一日晚的训练，撤退到横须贺基地。

【本刊讯】埃及副总统胡尼斯·穆巴拉克接见《广播和电视》杂志记者阿卜杜·拉赫曼·苏莱曼时发表了谈话。这家杂志五月八日发表了这篇谈话，摘要如下：

穆巴拉克的中国之行决非一般性访问。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新闻方面受到人们如此的重视，以致全世界的新闻机构都大肆报道有关它的消息；全世界都在评价它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位副总统从中国回来仅几天之后，我去访问了他，请他就他这次中国之行以及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道义上的影响等问题谈谈他的意见。

问：副总统先生，中埃关系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答：埃及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自从埃及一九五六年春承认中国以来，两国关系就一直在发展。埃及是阿拉伯一非洲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基于在许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这样的良好关系一直把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国家在支持它所在地区的解放和进步运动方面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同时，这两个国家都在从事国内的建设。如果我说，在萨达特总统作出使我们武器来源多样化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时候，中国是埃及要求援助的国家之一，我很可能并不是在泄露任何机密。

我们了解她的处境，而且她在发展她的新兴的工业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然而，中国总是热切地告诉我们：“放心吧，我们将尽可能地同你们合作，只要我们能提供的，决不会不给。”

“在最近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向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我们武装部队正需要的零部件。从埃及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某些飞机和武器由于短缺零部件和不能对发动机进行必要的修理而将失去作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的行动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所以，我们对中国报以感谢之忱只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特别是中国对她提供的东西拒绝收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决定由我率代表团去北京访问，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

问：埃及和中国之间有没有出现过任何矛盾？

答：中国及其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美德之一是，即使他们同我们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时，他们没有试图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跟我们走，你们就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解释他们的观点，然后让我们按照自己对我们民族利益的看法和估计去做。我只举一个例子：中国对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所做的努力的立场。中国在争取和平解决方面是同我们完全一致的，因为它的领导人通过自己的革命觉悟懂得战争同和平之间的密切联系。

他们是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曾直接或间接地在朝鲜、越南和其它地方同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他们知道战争不是目的，而只是进行解放的一种手段。这是中国同我们完全一致的一个问题。

问：但是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有某些保留，是这样吗？

答：是的，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在其中起特殊作用的任何国际努力都有某些保留，因为中国认为这两个大国正在一起对各国人民耍阴谋，以达到它们自身的利益。据此，中国认为日内瓦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中国从没有在联合国——它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内，也没有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采取一种阻挠的态度。它只满足于表明自己的看法，然后说：如果你不是这样考虑，那我祝你运气好。这是一种明智的、稳重的立场，它使人容易同它打交道，就各种问题同它进行联系。

问：你怎样看中国？

答：我读过一些关于中国、它的人民、以及它的经验的书。但是目睹同耳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中国三个重要城市——北京、上海和无锡的短暂访问，连同我有机会看到的一些市内情况，给了我一个实地观察中国经验的极好机会。

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谈访华观感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的经验为什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什么新东西使我们如此热情地谈论中国、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

对此，我的回答很简单。这概括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谈论中国经验或其它经验时，我们并不是出于一种想盲目地受这些经验的束缚或采用这些经验的愿望。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思想遗产，同其它改变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实践也要符合这一规律。

我发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对自己又严肃又诚实，他们摆脱了殖民主义给他们留下的各种社会弊病。我可以把中国经验中引人注目的方面归结如下：

自力更生，相信自力更生足以满足全国的种种需要。中国经历的情况将有助于肯定这条路线，使它成为中国经验的一个主要内容。使人留下印象的是，中国人民已最终摆脱了“崇洋心理”，相信他们能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吸取别人的长处。举例说，我们发现针刺麻醉已成为一个体系，中国医生通过把西方医学理论同本国的遗产结合起来开创了这一体系。

到中国去访问，首先使你感觉到的很可能将是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这方面最了不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态度不是以强加于人或者用强制的手段逼出来的，而是发自每个人（不管是谁）的内心，对工作的重视和把它看作是崇高的职责，或者是政治教育和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指导的结果。由于大家都重视工作，你在中国就看不到在工作上磨洋工、混日子、靠收小费或者依靠别人生活的人。

中国人民是非常地有纪律，每个人都完全清楚自己的义务和权力。中国每座城市的街道下面都有防空地道，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它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市，一旦发生任何空袭，所有的居民都可以钻进去。

人们会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是本着一种相互间亲切友好的精神打交道的。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社会的原因。在城市里发生的那种不和与争端，这里是很少见的。我对中国人有着最深的印象。

问：你对传奇式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怎么样？

答：我觉得——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

是一位庄严的、吸引人的人物，他喜欢思考问题，对他来说，埃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点，通过这次会见，是很清楚的。他以一种非常亲切和热情洋溢的语气谈起萨达特总统和埃及。显然，全体中国人民不仅把他看作是位领袖和党的主席。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复兴者。

问：你是否认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策略性的，取决于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变了，中国的态度也就变了？

答：当西方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埃及时，中国在我们经历的所有严峻的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埃及同样也是那些坚持使中国能在联合国占有自己的席位，以纠正一种不公正的局面的主要国家之一。

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策略性的。在萨达特总统执政的时代，我们的对外活动总是立足于行动，而不是作出反应，而我们采取主动以扩大埃及在各种情况下活动的基础。

我想讲清楚，埃及采取这一步骤不是为了刁难谁，因为只有小人才那么干。埃及不论从它的文明遗产，还是从它的赢得了东西方世界的尊敬的领导来说，都是一个大国，当（埃及）加强同象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的合作桥梁时，我们是在努力实现埃及的民族利益。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最近同中国的行动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阶段同苏联的关系产生的。

问：苏联立场是否可能改变？

答：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最近几年采取的消极立场是不正常的、不合逻辑的、没有坚实基础，苏联人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这一政策所基于的论据是无效的。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是由于他们行动和作出决定的方式，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认为，如果发生这样一种变化，中国的立场也不会变，因为我们不是参加一个反对哪个人的轴心，而是同每个同我们彼此呼应、同我们一样想密切关系的人进行合作和互相呼应。

所以，当萨达特总统作出派贾马斯将军去参加格列奇科元帅的葬礼的决定时，这个决定意义很大，最突出的含意是：埃及是一个在自己的文明的基础上行事的大国，这也表明我们正在维护同苏联的桥梁，因为摧毁我们同任何人的桥梁是不利于我们的，因为我们切望自己的权利、自由和意志。

再撤出韩国。”

东乡大使强调了美国继续留在亚洲的重要性，他说：“人们普遍认为，在东南亚及西北太平洋地区，对大国的冒险主义最终能够提供抑制力量的只有美国。”

他还指出，日本对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与同盟关系寄予巨大的信任。

日本驻美国大使东乡发表演说

《在亚洲的美国——日本看到的前景》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华盛顿十一日电：东乡驻美大使于十一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路易斯和克拉克大学举行的第十四次国际问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说，题为《在亚洲的美国——日本所看到的前景》，他在演说中列举了给西北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的三个因素，即：（一）中苏之间的紧张；（二）日美安全保障关系；（三）美国的军事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是战争的抑制力量。

关于日苏关系，东乡大使谈到了北方领土问题，他强调说：“这四个岛，自太平洋战争

以来，一直处于苏联的军事占领之下，这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他说：“即使在今后，日本政府也不想同苏联缔结让外国永远控制这些日本领土那样的条约。”特别是对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批评说：“虽然还不了解这一设想的详细内容，但也许可以解释为是苏联包围中国的政策，或者是企图把美国的影响力驱逐出亚洲。”

此外，对朝鲜问题，东乡大使说，“没有朝鲜半岛的稳定，就没有西北太平洋的稳定。”他强调，驻韩美

军起到了维持朝鲜半岛容易破坏均衡的安全装置的作用；他说：“因此，希望美军只有在不动摇韩国的信心和大国之间对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有了明确的谅解之后

共同社报道《在霸权问题上日本外相表示到了应该询问中国方面的见解的时候了》

【共同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题：在霸权问题上日本外相表示，到了应该询问中国方面的见解的时候了

宫泽外相在十二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就中断了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说：“看来中国的政治

变动业已稳定，我认为已到了询问中国对去年秋季向乔冠华外长转达的我国对霸权问题的想法有何考虑的时候了。”透露了不久将通过驻北京大使小川探询中国方面的想法的方针。这是在回答社会党堂森芳夫的质询时说这番话的。

【本刊讯】埃及副总统胡尼斯·穆巴拉克接见《广播和电视》杂志记者阿卜杜·拉赫曼·苏莱曼时发表了谈话。这家杂志五月八日发表了这篇谈话，摘要如下：

穆巴拉克的中国之行决非一般性访问。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新闻方面受到人们如此的重视，以致全世界的新闻机构都大肆报道有关它的消息；全世界都在评价它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位副总统从中国回来仅几天之后，我去访问了他，请他就他这次中国之行以及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道义上的影响等问题谈谈他的意见。

问：副总统先生，中埃关系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答：埃及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自从埃及一九五六年春承认中国以来，两国关系就一直在发展。埃及是阿拉伯一非洲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基于在许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这样的良好关系一直把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国家在支持它所在地区的解放和进步运动方面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同时，这两个国家都在从事国内的建设。如果我说，在萨达特总统作出使我们武器来源多样化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时候，中国是埃及要求援助的国家之一，我很可能并不是在泄露任何机密。

我们了解她的处境，而且她在发展她的新兴的工业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然而，中国总是热切地告诉我们：“放心吧，我们将尽可能地同你们合作，只要我们能提供的，决不会不给。”

“在最近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向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我们武装部队正需要的零部件。从埃及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某些飞机和武器由于短缺零部件和不能对发动机进行必要的修理而将失去作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的行动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所以，我们对中国报以感谢之忱只是自然而然合乎逻辑的，特别是中国对她提供的东西拒绝收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决定由我率代表团去北京访问，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

问：埃及和中国之间有没有出现过任何矛盾？

答：中国及其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美德之一是，即使他们同我们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时，他们没有试图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跟我们走，你们就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解释他们的观点，然后让我们按照自己对我们民族利益的看法和估计去做。我只举一个例子：中国对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所做的努力的立场。中国在争取和平解决方面是同我们完全一致的，因为它的领导人通过自己的革命觉悟懂得战争同和平之间的密切联系。

他们是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曾直接或间接地在朝鲜、越南和其它地方同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他们知道战争不是目的，而只是进行解放的一种手段。这是中国同我们完全一致的一个问题。

问：但是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有某些保留，是这样吗？

答：是的，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在其中起特殊作用的任何国际努力都有某些保留，因为中国认为这两个大国正在一起对各国人民耍阴谋，以达到它们自身的利益。据此，中国认为日内瓦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中国从没有在联合国——它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内，也没有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采取一种阻挠的态度。它只满足于表明自己的看法，然后说：如果你不是这样考虑，那我祝你运气好。这是一种明智的、稳重的立场，它使人容易同它打交道，就各种问题同它进行联系。

问：你怎样看中国？

答：我读过一些关于中国、它的人民、以及它的经验的书。但是目睹同耳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中国三个重要城市——北京、上海和无锡的短暂访问，连同我有机会看到的一些市内情况，给了我一个实地观察中国经验的极好机会。

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谈访华观感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的经验为什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什么新东西使我们如此热情地谈论中国、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

对此，我的回答很简单。这概括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谈论中国经验或其它经验时，我们并不是出于一种想盲目地受这些经验的束缚或采用这些经验的愿望。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思想遗产，同其它改变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实践也要符合这一规律。

我发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对自己又严肃又诚实，他们摆脱了殖民主义给他们留下的各种社会弊病。我可以把中国经验中引人注目的方面归结如下：

自力更生，相信自力更生足以满足全国的种种需要。中国经历的情况将有助于肯定这条路线，使它成为中国经验的一个主要内容。使人留下印象的是，中国人民已最终摆脱了“崇洋心理”，相信他们能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吸取别人的长处。举例说，我们发现针刺麻醉已成为一个体系，中国医生通过把西方医学理论同本国的遗产结合起来开创了这一体系。

到中国去访问，首先使你感觉到的很可能将是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这方面最了不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态度不是以强加于人或者用强制的手段逼出来的，而是发自每个人（不管是谁）的内心，对工作的重视和把它看作是崇高的职责，或者是政治教育和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指导的结果。由于大家都重视工作，你在中国就看不到在工作上磨洋工、混日子、靠收小费或者依靠别人生活的人。

中国人民是非常地有纪律，每个人都完全清楚自己的义务和权力。中国每座城市的街道下面都有防空地道，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它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市，一旦发生任何空袭，所有的居民都可以钻进去。

人们会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是本着一种相互间亲切友好的精神打交道的。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社会的原因。在城市里发生的那种不和与争端，这里是很少见的。我对中国人有着最深的印象。

问：你对传奇式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怎么样？

答：我觉得——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

是一位庄严的、吸引人的人物，他喜欢思考问题，对他来说，埃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点，通过这次会见，是很清楚的。他以一种非常亲切和热情洋溢的语气谈起萨达特总统和埃及。显然，全体中国人民不仅把他看作是位领袖和党的主席。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复兴者。

问：你是否认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策略性的，取决于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变了，中国的态度也就变了？

答：当西方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埃及时，中国在我们经历的所有严峻的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埃及同样也是那些坚持使中国能在联合国占有自己的席位，以纠正一种不公正的局面的主要国家之一。

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策略性的。在萨达特总统执政的时代，我们的对外活动总是立足于行动，而不是作出反应，而我们采取主动以扩大埃及在各种情况下活动的基础。

我想讲清楚，埃及采取这一步骤不是为了刁难谁，因为只有小人才那么干。埃及不论从它的文明遗产，还是从它的赢得了东西方世界的尊敬的领导来说，都是一个大国，当（埃及）加强同象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的合作桥梁时，我们是在努力实现埃及的民族利益。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最近同中国的行动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阶段同苏联的关系产生的。

问：苏联立场是否可能改变？

答：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最近几年采取的消极立场是不正常的、不合逻辑的、没有坚实基础，苏联人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这一政策所基于的论据是无效的。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是由于他们行动和作出决定的方式，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认为，如果发生这样一种变化，中国的立场也不会变，因为我们不是参加一个反对哪个人的轴心，而是同每个同我们彼此呼应、同我们一样想密切关系的人进行合作和互相呼应。

所以，当萨达特总统作出派贾马斯将军去参加格列奇科元帅的葬礼的决定时，这个决定意义很大，最突出的含意是：埃及是一个在自己的文明的基础上行事的大国，这也表明我们正在维护同苏联的桥梁，因为摧毁我们同任何人的桥梁是不利于我们的，因为我们切望自己的权利、自由和意志。

再撤出韩国。”

东乡大使强调了美国继续留在亚洲的重要性，他说：“人们普遍认为，在东南亚及西北太平洋地区，对大国的冒险主义最终能够提供抑制力量的只有美国。”

他还指出，日本对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与同盟关系寄予巨大的信任。

日本驻美国大使东乡发表演说

《在亚洲的美国——日本看到的前景》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华盛顿十一日电：东乡驻美大使于十一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路易斯和克拉克大学举行的第十四次国际问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说，题为《在亚洲的美国——日本所看到的前景》，他在演说中列举了给西北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的三个因素，即：（一）中苏之间的紧张；（二）日美安全保障关系；（三）美国的军事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是战争的抑制力量。

关于日苏关系，东乡大使谈到了北方领土问题，他强调说：“这四个岛，自太平洋战争

以来，一直处于苏联的军事占领之下，这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他说：“即使在今后，日本政府也不想同苏联缔结让外国永远控制这些日本领土那样的条约。”特别是对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批评说：“虽然还不了解这一设想的详细内容，但也许可以解释为是苏联包围中国的政策，或者是企图把美国的影响力驱逐出亚洲。”

此外，对朝鲜问题，东乡大使说，“没有朝鲜半岛的稳定，就没有西北太平洋的稳定。”他强调，驻韩美

军起到了维持朝鲜半岛容易破坏均衡的安全装置的作用；他说：“因此，希望美军只有在不动摇韩国的信心和大国之间对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有了明确的谅解之后

共同社报道《在霸权问题上日本外相表示到了应该询问中国方面的见解的时候了》

【共同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题：在霸权问题上日本外相表示，到了应该询问中国方面的见解的时候了

宫泽外相在十二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就中断了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说：“看来中国的政治

变动业已稳定，我认为已到了询问中国对去年秋季向乔冠华外长转达的我国对霸权问题的想法有何考虑的时候了。”透露了不久将通过驻北京大使小川探询中国方面的想法的方针。这是在回答社会党堂森芳夫的质询时说这番话的。